

(香港)
黃易

◎ 异侠系列之

大唐双龙传

七十六



58-51
5-37

版社

76

Jw42.5851

14:25.27

黃易

作品集 · 异侠系列

大唐双龙传

第三十七册
聖殿天卷

华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唐双龙传/黄易著. - 北京:华艺出版社,1997.10

I.大… II.黄… III.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7)第 22746 号

大唐双龙传

黄易 著

华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朝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一号)

(邮编 100010 电话 66736751)

北京星月印刷总厂印刷

850 × 1168 1/32 255 印张 5380 千字

2001 年 3 月第二版 2001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

ISBN 7 - 80039 - 754 - 8/I·662

本册 8.80 元

● 玄幻系列

大唐双龙传

〈卷五十八〉

香港·黄易

第一章 青楼感情

换过任何人，这么稍一耽搁，肯定追失安隆这种造诣深湛和经验老到的高手。安隆为弥补身型体重的问题，反利用这方面的特点创出一套借助体重的提纵身法，配合他的“天心连环”，故能名列邪道八大高手之内。

徐子陵全力展开身法，体内真气流转，每一周天均令他的速度提升少许，几下呼吸间，速度提高至今他暗吃一惊的巅峰状态，足尖在西市外墙头轻点，投往外围一座两层建筑物的积雪瓦顶，脚下生出黏劲，踏上滑溜溜的冰雪，仍不虞滑脚失足。

此时安隆出现在西市西北角一座屋宇瓦沿，徐子陵忙往下扑伏，躲往屋脊后，果然安隆刚扭头后望，虽及时避开，亦险至极点。

像安隆这级数的高手，是无时无刻不在保持高度警觉的状态下，稍有疏忽，会被他发现。

徐子陵探头望去，安隆又一个倒翻，消失在街巷深处。

徐子陵心中生出微妙的感觉，似像预知将来般没有跃起追去，果然几下呼吸后，安隆又现身瓦背，滴溜溜打

个转，察视远近，然后往市东方的一座商铺天井投去。

徐子陵暗呼好险，姜确是老的辣，这种防范跟踪的手段简单有效，若徐子陵怕追失他，立即追去，肯定着道儿。

徐子陵再不犹豫，投在空寂无人的西市街道，从地面追去。

寇仲待要把“大礼”挂在西寄园大门环扣处，人声足音从襄面传来。

寇仲心中奇怪，难道西寄园内举行晚宴，直至此刻告终。边想边腾身而起，投往对街，一个纵跃，安然伏在屋脊的另一边，仅露出头眼，在黑暗中把西寄园大门的情况尽收眼底。

他和徐子陵自出道至今，大半时间的被各方人马追杀伏击，久经磨练下，飞檐走壁、潜迹匿踪的功夫，实远非一般高手能望其项背。

“咿？”一声，大门敞开，一人牵马缓步而出，赫然是沈落雁指定他要杀的王伯当。

独孤凤靠着他肩并肩的颇为亲热，隅隅细语。

寇仲功聚双耳，全神窃听，他本没抱多大希望，虽说里坊内的街道宽横仅为朱雀大街五份一的阔度，但终因隔着近二十丈的距离，自己知自己事，他该没有偷听的能力。

岂知王伯当的说话立时在他其内仅可听闻般隐隐响起道：“我这条花全蛇行动如风，剧毒无比，最精采是噬人

前不会生出任何异响，保证沈落雁会着道儿，凤儿可报却杀兄之恨。”

独孤凤狠狠道：“李密授首，现在好该轮到沈落雁那个贱人。”

寇仲明白过来，王伯当因出卖李密，晓得沈落雁绝不肯放过他，故借独孤家对沈落雁的仇恨，由独孤凤下手暗害沈落雁。既可争取独孤家对它的好感，更可除去心腹之患，一举两得。

王伯当欣然道：“凤儿可否再考虑我的提议，我对凤儿确是一片真心，在上的皇天可作明证。”

独孤凤轻摇螭首道：“我还要想想，给人家一点时间好吗？快天亮哩！”

寇仲吓了一跳，原来王伯当在追求独孤凤，教人意想不到。但细心一想，王伯当此举非常聪明，不但财色兼收，且可藉独孤家与李渊的密切关系，更得重用。

王伯当沉默片刻，轻描淡写的道：“凤儿仍忘不掉那既粗鄙又爱胡诌的丑八怪吗？”

独孤凤大怒道：“我的事，不到你管。不要以为我们没有你不行，给我滚！”

说罢拂袖而去。

王伯当黑着脸，一言不发的登马离开。

寇仲则目瞪口呆，“既粗鄙又爱胡诌的丑八怪”，不是指它的丑神医还有谁？这是令人难以费解的：当年独孤

凤摆明只对生得俊俏的美男子有兴趣，偏偏竟会对自己的丑神医情有独钟，究竟是甚么一回事？

蹄声骤起，王伯当绝尘而去，似是要把心中怨愤藉策马狂驰尽情泄出，丝毫不顾会否惊扰别人好梦。

两名仆人关上大门。

寇仲忽然想起查杰暗恋喜儿的事，心忖横竖离天亮尚有少许时间，可往与青青打个招呼。决定后窜往对街，朝西寄园大门掠去。

徐子陵躲在一棵大树后，像溶入暗黑中去。灵敏的感觉告诉他，这间看来不起眼，挂着合昌隆招牌的铺子，大有可能是魔门的重要巢穴，因为凭藉感觉已深悉其防卫深严至出乎他意料之外。

这座五进式两天井的呈长形铺子位于着名老店福聚楼的后街，刚好是街头转角的位置，三面临街，只一面靠着怜铺。暗哨均设于铺内，巧妙地把铺外的动静置于监察之下，如非他特别留神，贸贸然试图偷进去，肯定逃不过敌人的耳目。

铺内乌灯黑火，一片暗沉。

徐子陵不由浮现起杨文干的影像，因这种高度戒备的情况，极似杨文干的作风。

直至今刻，他仍收听不到铺内人说话的声音，有的只是暗哨轻微的呼吸，说不定铺内另有地下室的建设，安隆如躲到那类地下室和人密话，他是没可能听到甚么的。

他决定再等一会，看安隆会否在天明前离开。

寇仲抵达风雅阁，喜儿刚送走客人，与青青在内堂跟他聚旧，久别重逢，当然非常高兴。虽然她们相处的时间很短，但因识于微时，寇仲又曾对她们施以援手，故此关系密切，一点不用有所顾忌。她俩晓得阴显鹤寻回妹子，均为他雀跃不已。

青青不解道：“你不是领导少帅军在南方打仗吗？为何忽然跑到长安来？”

喜儿奉上香茗，娇笑道：“寇爷是特别到这里来看青姊你嘛！”

寇仲接过香茗，笑道：“首先要问你们一个问题，在李渊三子中，你们认为谁最有当皇帝的资格，先不理谁是李渊指定的太子。”

喜儿在长椅的另一边坐下，热情地以双手挽着他左臂，“哎哟”一声道：“寇爷啊！我们只是青楼女子，怎晓得国家大事？”

青青依样葫芦的挽上他的手，讶道：“为何问这奇怪的问题？”

寇仲大感艳福无边，但心中全无歪念。因他一向视两女为姐姐和妹子。

笑道：“青楼是消息最流通的地方，男人两杯黄汤下肚，连心都会掏出来给你们看。风雅阁名气仅在上林苑之下，往来者不乏达官贵人，李元吉正是其中之一，你们

道听耳闻，怎都该有点谱儿。”

喜儿道：“这是没有人敢谈论的问题，开罪任何一方亦吃不消哩！”

青青道：“大家虽不敢直接谈，可是在讨论各类施政和关内外的战事情况上，总会泄漏些许心意，照姐姐听来的，多认为秦王是最有才干。”

寇仲欣然道：“正是我愿意听的答案。长安城在今年内会发生大变，此正为我重返长安的原因。你们不用害怕，我会保护你们。”

喜儿道：“带我们离开关中好吗？寇爷可收喜儿作侍妾，人家早厌倦青楼的生涯呢。”

寇仲大吃一惊道：“喜儿你尚未有意中人吗？”

喜儿黛眉轻双道：“青楼是出卖虚情假意的地方，见过青姊的遭遇，喜儿还不怕吗？青姊第一天就苦口婆心的劝我不要对任何人容动真情，来一趟半趟的多是逢场作兴，常来的你又怀疑它是爱夜夜笙歌的坏东西。”

青青微笑道：“若小仲肯纳喜儿为妾，是她的福气。”

寇仲叹道：“能有喜儿这么动人的美妾，是任何男人的福气。不过我认为我这个好妹子该有更幸福的未来，喜儿对一位叫查杰的年轻小子有印象吗？”

喜儿露出思索的神色，缓缓摇头，表示记不起这么一个人。

寇仲愕然道：“没可能的！他还说你对他是另眼相

看。”

青青没好气的道：“这是青楼惯技，从喜儿第一天做卖艺不卖身的才女，我便教她要令每一个客人感到她对它是与别不同。稍有抱负或成就的男人均是如此，对女人有其过份的自信，以为每个女人都会情不自禁并诸般原因爱上他，青楼正是提供他们在这方面满足感的最佳场所，不过当然是要用大量金子才能买来的啦！”

寇仲的心直沉下去，思忖若要玉成查杰心愿，还须下一番工夫，尚要看老天爷的心意，勉强不来。

笑道：“给青姊说得我茅塞顿开，喜儿的终生幸福，包在我身上，她是我的好妹子嘛！我是看着她由小丫头变成美人儿的呢？”

喜儿嗔道：“寇爷说得老气横秋，你比人家长多少岁哩！”

寇仲忙岔开话题，问青青道：“希望青姊的意中人非是李元吉。”

青青露出不屑神色，道：“他视我如玩物，我则乐得拿他作靠山，姐姐早下定决心不会嫁人，开青楼也不错嘛！在这里没有愁苦的人。小仲不要走，让姐姐侍候你。”

寇仲苦笑道：“青姊不要诱惑我。小弟自问不是个意志坚定的人，但我更需要的是位亲姊姊。”

不由想起素素，又忆起贞嫂，一时魂断神伤。

青青凑过香，在他脸颊轻吻一口，柔声道：“我的好

弟弟从来是正人君子，有空多点来探望我们好吗？”

徐子陵在暗黑处苦候半个时辰，合昌隆仍未有半点动静，此时离天亮仅小半个时辰，他怕寇仲等担心，又想到来日方长，只要合昌隆确是魔门其中一个巢穴，总有办法可摸清楚内中的秘密。

想到这里，连忙离开。

抵达跃马桥附近，临近永安渠西岸的林木区，忽然心生感应。

徐子陵不由暗叹一口气，止步立定，缓缓转身，准备付出因跟踪危险人物安隆而来吉凶难料的代价。瞧着石之轩似从黑暗修罗地狱走到人间的魔神，从暗处现身，朝他笔直掠至。

石之轩神色平静，负手淡然道：“子陵随我来！”

寇仲回到库内，侯希白和跋锋寒各据一座兵器库，以箱子为床，寻梦去也，却不见徐子陵。

正担心时，跋锋寒醒转过来，到他旁坐下，道：“子陵未回来吗？”

寇仲叹道：“他理该比我更早回来，难道是遇上石之轩？长安城只有石之轩有资格令他不能回来，其他人即使是傅采林怕也办不到。”

跋锋寒安慰道：“老石和他关系特殊，该不会害他，假如他两人真个碰上，反可使我们有机会摸清楚石之轩的心意。”

寇仲摇头道：“凭子陵现在的武功，石之轩纵一心要杀子陵，亦非易事。且大家均是见不得光的，倘若惊动唐军即难有脱身机会，我并不太担心陵少的安全。最怕是给石之轩瞧破我们的大计，那就糟糕透顶。”

跋锋寒露出一丝充满自信的笑意，淡淡道：“自洛阳之战后，我跋锋寒再不怕任何人，包括石之轩和毕玄在内。事实上你和我均在那场战役中得益不浅，子陵的情况我不清楚，少帅你的刀法肯定已臻大成之境。”

寇仲苦笑道：“我现在恨不得能代替陵少去应付老石，不过更清楚要对付石之轩，陵少该比我们任何一个更恰当，因为他对石之轩的了解比任何人更深入。”

跋锋寒道：“我也不太为子陵担心，因我对他信心十足。我有一事直至此刻仍想不通，宋缺因何放弃对宁道奇的第九刀呢？换过是我，此事绝不会发生。”

寇仲道：“关键处是宋缺是大智大勇的人，嘿！我并不是说你老哥非是此种人，而是宋缺要为中土苍生着想，不得不考虑两败俱亡的严重后果。宁道奇在挡第八刀时，曾耍了精采绝伦的一着，就是故意念漏庄于寓言中“疾走不休，自以为尚迟，绝力而死”三句，刚好时间精准的架得宋缺那鬼神莫测的一刀，内中充满玄之又玄的意味，使宋缺晓得宁道奇有与他同归于尽的余力。而那漏去的三句话更是发人深省，暗点出若共赴黄泉，就像那畏己影疾走以避的人之死般是非常没有意义。”

跋锋寒点头道：“说到底宋缺肯罢手为的仍是汉统，他肯支持李世民为的是同样的原因，不过也只有超越胜败意气如宋缺者，始有可能作出如此悬崖勒马的明智之举，我从他这行为学到非常珍贵的东西。”

寇仲道：“我的未来岳父终是战略兵法大家，并不在乎两人对决的得失。”

跋锋寒道：“宁道奇毕竟是宁道奇，若他直接把这三句话向宋缺说出来，肯定不会像故意漏去般令宋缺灵台震撼，确是禅机暗藏，令人回味无穷。话说回来去！子陵回来后，我们该怎么办？”

寇仲捧头道：“那要看子陵是否真的遇上石之轩？”

徐子陵随石之轩进入城南晋昌里一所毫不起眼的小宅院，于厅堂坐下。

石之轩亲自斟茶款客，全无敌意，至少表面如此。

徐子陵呷一口茶，瞧着石之轩在他旁油然坐下，忍不住多年来横互胸臆的疑问，沉声道：“谢显庭和小苑是否命丧邪王之手？”

石之轩皱眉道：“你是否指那对驾车的男女？”

徐子陵点头。

石之轩微笑道：“我今趟是额外破例，答你的问题，却是下不为例。你或者从没想过，我石之轩从不会因愤怒杀人。”

徐子陵仍未尽去疑虑，问道：“可是邪王你那时，唉！”

石之轩淡然自若道：“事实上是他们令你 and 寇仲避过一劫，当我把马车截停，那年青小伙子为保护小情人，下车与我拚命，令我勾起对秀心的回忆，登时万念俱灰，杀意全消。我肯告诉你这个事实，是不想与你动手，白便宜赵德言和虚彦那个叛徒。”

徐子陵终放下心事，暗吁一口气。

石之轩又蹙紧双眉，问道：“子陵因何冒险到长安来？现在最大机会统一天下者，再非李渊而是你的兄弟寇仲。”

徐子陵心中叫苦，换过别人还可虚吉敷衍，对方是石之轩，要找个令他深信不疑的理由，确是难比登天，偏又不能不答。

心念电转，开门见山的道：“我们准备再以司徒福荣为幌子对付香贵，邪王会揭破我们吗？”

石之轩愕然道：“寇仲怎有暇分身来干这种微不足道的小事，宋缺竟肯任他如此轻重不分？”

徐子陵更是心叫不妙，不由颓然道：“邪王可否看在青璇份上，不过问我们的事呢？”

石之轩平静道：“你抬出青璇来压我，教我这作老爹的怎么办？你们这行动是否针对我而来的？”

徐子陵心中剧震，暗忖果然瞒不过他。

忽然间他感到事情再非操纵在他们手上，若不能杀死石之轩，以后他们势被石之轩牵着鼻子走。

第二章 统一魔道

在黎明前黑暗的小厅堂里，石之轩神情平静沉着至近乎冷酷，使徐子陵完全无法掌握它的心意；只有一件事情他敢肯定，石之轩并没有对他生出杀机。

石之轩的分析是有根有据的，既然只有石之轩晓得司徒福荣的秘密，他们仍胆大包天的扮司徒福荣一行人到长安来，摆明针对他，教徐子陵如何狡辩。

若他砌词掩饰，徒令石之轩看不起他徐子陵。

徐子陵叹道：“为了更远大的目标，我们只好行险一博。唉！我们真的不愿与邪王为敌，更想到在目前的形势下，若邪王揭破我们，对我们双方均有百害而无一利，反种下解不开的深仇。敢问邪王，你心中究竟有何打算？”

石之轩露出一丝苦涩的表情，轻柔的道：“子陵是否想问石某人，在圣门的使命和青璇的终生幸福两者间，若只挑其一，石某人会作出何种选择，对吗？”

徐子陵心中暗震，对认定石之轩不会对他动杀机的想法再没有把握。因为照他刚才说的话，仍以杀死他徐子陵为其中一个选择。